

散文

梦回家乡“跑百病”

有了河,土地就有了灵性;有了河,游子就常常在河边想家。

我家住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花加拉嘎乡的伙房村。花加拉嘎是“瓜加拉嘎”的音转,系蒙古语,意为“瓜川”。而伙房村的历史却在清朝放垦时。

伙房村的邻村下为公司村,上为下三七地村,再上为上三七地村,再再上是伙力伙村。说起这些很有意思的地名,还要从伙房村的建村说起。一条花加拉嘎河把伙房村分成南北两个自然村,俗称南营子和北营子。公司村是1926年在此成立庆丰垦治公司而建村,得名公司。在公司北部的伙房,叫北伙房,河的南岸叫南伙房。伙房,显而易见是做饭的地方,大概屯垦开荒之时,成百上千的人在这里烧火做饭,而得名伙房。因为伙房上面还有下三七地和上三七地、伙力伙。三七地是1926年建村时佃户按三七成交租而得名。伙力伙是蒙语,小溪的意思。

介绍完这些,地理位置和所在的环境就很清楚了。一条河从伙力伙村流泻下来,到上三七地、下三七地、伙房、公司、山湾,直至乌力吉沁沁河。可以说,花加拉嘎河贯穿花加拉嘎乡,可以想象,在放垦之始,山清水秀,河流汨汨滔滔,翻卷浪花,那是何等的美妙啊。

一群人,一群从河北、山东闯关东来的人,在这里落脚,盖房搭屋,从事农耕,繁衍生息,其乐融融。但是,毕竟是生荒,毕竟是战乱,毕竟是生产力低下,死亡、疾病,时时困扰。求神问卜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过了“一年明月打头圆”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后,也就是正月十六,花加拉嘎上上下下的百姓,家家户户,男女老少,只要能跑得动的,都起得特别早,他们纷纷来到河道里,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“跑百病”。

跑百病,也叫走百病,跑百步,游百病,散百病等,是一种消灾祈健康的活动。“跑百病”,有没有河,很是关键。家乡的这条花加拉嘎河,真是“跑百病”难得的河流。父亲告诉我:“在庄稼门前的‘小河里’‘跑百病’,那是一年中很美的事情。跑一跑,不见老;出溜滑,像蛤蟆;碰一碰,去百病。”大人孩子在冰面上,推的推,拉的拉,滑冰车的,打冰嘎的,打出溜的,还有的孩子冻得通红的手,到没有封冻得的冰沟里,摘下冰溜子,放在嘴里咀嚼,嘎嘣嘎嘣响。

村里有个王姓奶奶,她无儿无女,过奉一个小子,她很愿意参加民间的一些活动。诸如庙会、元宵节、“跑百病”等等。村里知道她的人说,王奶奶年轻的时候,想生个孩子,但是多年没有动静,便到林东的老爷庙的庙会上去求子。那时有一个求子的“偏方”,上庙烧香后,要求签问卜,之后,要吃掉一个“泥公鸡”,才能怀孕生子。王奶奶求子心切,占完卜后,拿起泥公鸡一口吞下,因为太急,泥公鸡卡在了嗓子里,差点憋死,好在周边的香客又是捶打,又是扣掏,最后灌了一口水,硬是把泥公鸡冲了下去,才算缓过劲来。泥公鸡吃了个死去活来,但孩子却是没有,王奶奶认命了。但是,泥公鸡的事情,丝毫没有改变王奶奶对民俗的参与,她每年还是照常参加各种活动,求雨、撒灯等等,样样不落。她说:“正月十六跑百病,跑里大人小孩不生病。要想长寿,就要在冰上跑,把一年的晦气和瘟灾都跑出去,就不得病了,就可以长命百岁了!”这位王奶奶活了大概九十多岁,可能与她的参加各种民俗活动有关,可能她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是一种锻炼身体自的活动。过年时节,总在屋里窝着不行,出来走走总能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。

“跑百病”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。正月

■犁夫

十五还没过,我们村里的几个孩子就约定:正月十六那天,一起去“跑百病”,我们把冰车、冰锥都准备好,就等那天的到来。那天来到了,没用大人吆喝,我们早早地起床了,穿上过年时的新棉衣新棉裤,拿着自己心爱的冰车,跑向河边。不一会儿的工夫,村里的大人孩子也都涌向河边,冰面上,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人们,歌声,问候声,打闹声,冰车的滑行声,响成一片,大人们互相敬着香烟,孩子们互相追逐,有的滑倒,有的嬉笑,人们的脸上再度洋溢着节日的笑容。

还有的从家带来一抱柴火,在河边点燃,烈火熊熊,有的在火堆旁烤火,有的往火堆里添柴,互相打着招呼。火势汹汹,“跑百病”的气氛更加活跃,麦秸、豆秸、玉米秸在火中噼剥作响,人们围拢开来,伸出手,边烤边念叨:烤烤险,跑灾险;烤烤腕,不生病。火很旺,人们的情绪更旺。就这么一两句短语,反复念叨不停,直至柴火烧完,剩下灰烬为止。此时,大家烤得浑身发热,精神便开始亢奋起来,纷纷从各人兜里掏出春节放剩下的鞭炮,扔在灰烬之中,直听得直看到灰烬被炸的灰飞烟灭,每年一度跑百病的仪式才算是达到了高潮。

有的孩子,将过年留下来的双响和单响点燃,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寂静的清晨发出脆响,真的很振奋人心。牵着狗的孩子,大摇大摆,跑在冰面,这时的狗很是温顺,像是很懂人情,见到一个个生人,也不再龇牙咧嘴。

当然,“跑百病”也不仅仅局限在冰面上,田野里,田垄上走一走,都是同样的效果。只不过,我们花加拉嘎有一条这样的河,“跑百病”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民俗了。在花加拉嘎乡没有靠近河流的地方,也照样“跑百病”,吃过早饭,家家户户都大门挂

锁,全家出动,到山川田野里去“跑百病”。那些平时不太爱游逛,喜好清静的老人,凡是能走动的,这一天也都不会呆在家里,大多都会穿得暖暖和和,拄上拐杖去地里转转。父亲对我说,“跑百病”不是什么迷信活动,经过正月十六这一游一跑,就会使“百病”和不顺畅都在舒心畅快的运动中,“丢”在路上,“扔”在野外,“百病”全消,没病没灾的会好上加好,更加健康。有病有灾的正好去灾去火,逢凶化吉,时来运转。父亲特别告诉我,这一天的“跑百病”,有一个禁忌,什么地方都可以去,就是不能去串亲访友,否则,你到别人家去“跑百病”,人家会认为你会把自己身上的灾病“扔”在他们家里,给家人带来不吉利。其实,这句话也有道理,但是却不在这里。你想,那个时候是正月十六,年也过了,节也过了,每家都把年货用完了,已经没有了多余的东西了,贫乏的物质生活,加上好面子的乡亲,大正月的来了客人,什么好吃的都没有,这岂不是让人尴尬。所以,给别人带来不吉利是另一种拒客的借口吧,好在,这是一种风俗,没人敢破例。

有好多年没有回乡过年了,“跑百病”的事情还是在小时候,现在,河水干涸了,没有了原来的靓丽冰面,黄沙滚滚,河道里到处都是石头。回去上坟的时候,我问亲戚还有没有“跑百病”的事情,亲戚一脸的茫然:“连河都没了,跑什么百病。加上现在不少人都老了或者不在了,年轻人都不知道有跑百病这样一个民俗了!”

吃完晚饭,漫步在花加拉嘎河,看着淤泥和乱石的河道,我想起了父亲的一句话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都在变呀!”或许,在人们物质生活好转之后,在健康理念普及之后,那些民俗包括“跑百病”会让人们重新捡拾起过去的遗风。我想,“跑百病”只是一个概念,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传承这些民俗的精华。

“跑百病”是一个梦,“跑百病”也是思乡的感情。我在梦里跑着,划着,溜着,笑着,哭着,红红的小手,尖尖的冰锥,亮晶晶的冰!



银驼 摄影 常永发

散文

饮酒杂谈

■鲍敏杰

去。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,还有亲人朋友的忠告,我决定以身体为重,退出酒坛。

自从不饮酒后,我懒得参加酒局,自己也不愿意组织请客、聚会。偶尔与三五好友相聚,都以茶代酒,渐渐也习惯了。时间久了,身边的朋友、同事也知道了我不饮酒。偶尔个别人会用话语刺激我,但我都会一笑置之。我很庆幸,有朋友、同事的理解。我从原来一喝酒就活跃起来的人物,到现在一点酒也不沾的角落人物,内心还是有波澜的。

难忘一次内部食堂宴请来单位考核的工作人员。作为具体工作人员,我被领导点名参加晚宴。因为考核组成员有女同志,加之几位领导相对还熟悉,我就没有犹豫的留下来。沏茶倒水陪说话,我没问题。关键是晚上这酒怎么办,我犯了难。近六点钟,人员到齐,围桌而坐。这样的场合参加过数次,今年该坐哪儿心里有数。落坐后,食堂服务人员开始斟酒。每人面前一个酒杯,一杯足有一两多。到我面前,我拒绝了。领导看后不解地问我怎么了。“别提了,今年差点见了马克思”。听我这么一说,桌上有人笑了。因为不饮酒,我就少说话且成了看客。偶尔给身边空杯子的倒点茶水。领导盛情,性情中人,总怕人喝不好,口才也极好,总能说得让人乐呵不能拒绝他的让酒。一口一杯是我们领导的风格。别看年过半百,但善饮量大,检查身体没啥毛病,这真让人嫉妒和羡慕。按照酒桌规矩,东家领导提酒,然后按级别依次向客人敬酒。这一关结束后,由客人回敬,也是先由领导开始,然后依次。不喝酒的找酒时气氛就弱了。常言说:“不喝酒就没有发言权。”十一个人,我方五人,对方六人。我方喝酒

三人均为男性,对方四人中两男两女,以茶代酒者双方二比二平。因为是水,所以我们几位都安静地坐在那儿,偶尔给桌上的人倒点酒和水。酒在适当的时候、合适的场合发挥了超水平和能量,由开始的拘谨到开怀畅饮,由少言少语到劝酒调侃。执法单位就是讲究分寸,酒场更多的是谈业务,谈工作。即使开玩笑,也雅俗共赏不失大体。

酒,打开了陌生人的心扉,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看着别人喝酒,对曾经喝酒的我是一种痛苦,也是一种折磨。看到对方喝酒者为领导挡酒一饮而尽,而自己只能看着自己的领导为客人尽兴而努力干杯。我方的三位领导轮番上阵,甚至开始下桌相劝,男人女人打酒官司很有意思。关键时刻,总能显示男人的大度,或者自己仰头一口干杯,或者怜香惜玉替女人挡一挡。有句老话:“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。”这用在酒场更富有韵味。酒场上的男女多会保持身份,不论在语言或饮酒上都要适度,尤其是初次喝酒者。这样的酒场喝得痛快且基本不会喝多。作为一名不饮酒的看客,作为东道主中的一分子,我想即使我不喝酒也要给客人敬酒以示尊重。我自知自己的半斤八两和地位,当领导点名给我暗示时,我也下桌站在对方领导面前,巧的是和这位领导有缘,曾经托人买火车票,别人托的就是他。事后我给领导发了一条感谢短信,就再也没有联络。当领导打开话题且说看了我刊发的一些信息和散文,一下子感动了我。我用白水表示了几次谢意,当然我也让领导以水代酒。其他几位也依次碰杯,表达心意。临上主食前,领导再一次点了我的名。我开始为难了。早已不饮酒了,这酒

散文

高老师不高

■史淑玲

随着今年第一场雪的如期而至,小区维修地下排污管道工程也终于落下帷幕。喧嚣了一季的小区,终于归于平静。小区的业主群也瞬间安静了下来,高老师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

早上的饺子是伴着铲车和挖掘机的轰鸣声咽下的,犹如一曲令人振奋的进行曲,悦耳动听。就连很平常的饺子,吃起来也很香。

由于种种原因,迟到了多年的小区地下污水管道维修工程终于在天冷上冻前动工了。窗外,伴着轰鸣声的还有高老师那并不高的喊声:十号楼的业主们,车库和配房里有排水管的,麻烦你们下楼开一下门,施工队的已经在楼下等着了。于是,有人陆陆续续下楼来,有来开门的,有来观望的。有来出难题的。高老师,我家车库铺的地砖很贵的,刨坏了怎么办?高老师,我家配房东西太多,搬不出来啊。高老师……一时间大病初愈的高老师也是忙的头上直冒虚汗。毕竟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。高老师虽然姓高,但恰恰相反,又瘦又矮。也许是刚刚大病了一场,愈发的瘦小了。暗黄的脸上呈着些许病态。迈着虚无的脚步,急急忙忙,一瘸一拐地穿梭于楼与楼之间。本该享受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的人,为了小区维修排污管道,地面翻新工程,跑了多年,跑完了相关部门,又开始跑小区各户。想想,六百多户啊,一个眼瞅着迈进七十岁的老人,领着几位志愿者,好话说了不知几箩筐,好歹达到了三分之二户的同意,这历时多年的工程终于在中秋节前动工了。

在这个小区住的久的人都知道,高老师教书育人了一辈子,把毕生的心血都挥洒在了三尺讲台上。本是享受天伦之乐之人,听到业主们反应说小区有几处地下水都进了配房,臭气熏天。他便放在了心上。于是经过长达七年的跑上找下,个中滋味不言而喻了。还好,高老师的辛苦没有白费,小区维修工作得以实施。这几年来,常听他说:只要他还有这口气,就一定要把小区的环境改善好,一定让小区的家人们喝上无污染的水。所幸,今年中秋节前终于动工了。所幸,高老师还未“老”。

当挖掘机挖开地面污水如喷灌喷涌而上时,当一根根断裂堵满污水的管子被掘出地面,摆在人们面前,瞬间小区上空散发着恶臭时,人们才知道我们所居住的楼底下早已是污水的可怕!可怕吗?恶心吗?假如高老师没发现这个可怕的情况,假如高老师发现了却置之不理,我们这些业主们是不是还在高枕无忧呢?

时间好不经用,一个多月过去了。在这段时间里,总有一个瘦弱的身影,迎着日出走进日落,穿梭于小区的楼与楼之间。指挥着,协调着,难听的话“无心”的收着。犹如这污水,溅了高老师一身。然而,听到这些话的高老师,只是云淡风轻般一笑而过。何须多言!他只想让小区的业主们能喝上放心的水,能住着放心的房,问心,当是无愧。

今年的工程已经接近尾声,想来,也该高老师好好歇一歇了。其余的工程,不急,待明年春暖花开。正如高老师所愿,一个环境优美,家人和睦的小区如曙光在前,指日可待!

夕阳西下,落日的余晖染红了天边,一个又矮又瘦的身影行走在夕阳下,那被拉长的影子,竟是令人心生温暖……

怎么敬客人?思量再三,还是要再一次表达一下的。我端起一大杯茶水,镇定了一下,桌上人见我站起来,一下子安静了。“先请大家原谅我以茶代酒……”,我的话还没有说完。对面而坐的领导就发话了:“你拿茶敬酒,这合适吗?还整片的敬……我用酒都不敢这样说。这是对我的不尊重,……”。领导的意思我明白,看领导已经酒酣睡眼朦胧了,我赶紧坐下说:“领导,我欠考虑。”领导还想说什么,被大家的七嘴八舌给打乱了。对方领导也让手下的同志们喝酒,边开玩笑边说升迁、进步之类的话。我明白,有些场合,酒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我很纠结,作为一名具体工作人员,考核软件资料等都非常不错,受到考核组的一次又一次表扬。我十几年从事一项工作,身兼数职,领导也多次说我是“双身子”,但为什么我就进步不了呢?这次,领导把我当成一张牌,给我表现和展示的机会,可我不好好把握,惹领导不高兴。但我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吧,酒这东西不喝也罢。工作必须做好,酒并非一定要喝。自己给自己安慰,很快我就释怀了。酒桌上,几位客人,都熟悉我的名字,今天见到真人,给我定义为文人、才女。我笑了。何才之有呢?只不过是业余时间的一点小爱好而已。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,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、要什么。我的心态已经很平和淡然,我会坦然面对一切。我相信,有些东西不可强求,顺其自然最好。做人也要不卑不亢。

不饮酒,我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改变。个别亲朋好友不理解,认为我拿捏摆身份;领导不理解,认为我不尽力。有人说酒桌上少了我的张杨咋呼,喝酒的氛围淡了很多。以前,小叔子定婚、结婚,同事小弟结婚、同事小弟家生宝宝,表妹结婚送亲,生孩子……我都作为陪新亲和陪客人的角色。一下子说不喝酒了,还着实让人接受不了。就连我自己也有点不适应。不饮酒的尴尬,你有吗?

小小说

问道

■刘凌

莫效白要出家,因为他觉得自己在铜台沟就是个笑话。

莫效白长得异类,肉头,且有棱角,如同一种叫平升的量粮食的容器;脖子呢,很短,几乎被大头和上肢挤压得消失了。

莫效白高中毕业,高考落榜,在落寞彷徨之际,去村子后山的铜台庙游晃。住持说:“头大脖子粗,不是首长就是伙夫。你呀,不然,当兵去吧?”。他也揎拳捋袖,要去军营一展身手。他爸爸莫斌有过三年当兵的历史,兜头给他浇了一头凉水,你懒散惯了,能受得了部队的管束?他想想,也是,自己散漫,不是一块当兵的料儿!干脆干伙夫吧!于是,他去一个叫蓝飞的学校学习三个月,弄了个毕业证,拿了个厨师本,就在县城一家叫萌芽的餐馆干上了厨师。

县城同学多,晚上有吃烧烤的,周末有打乒乓球的,大家经常打电话约他。他呢,心野,静不下来,一有电话,就坐针毡,立马请假。毕竟是见习的,不挣工资,老板也就准了。这样,就像出笼的鸟儿,摘下那顶总统一样高耸的帽子,脱下那件洁白的上衣,他心慌慌溜溜之大吉。

可想而知,三个月下来,他没挣到钱,还被解雇了。他去一家快递公司,当一名快递小哥,可还是犯了同样的错误,三个月见习期未到,再遭解雇。

无奈,回村。

莫效白做好了挨爸爸莫斌责备的准备。他们家,是典型的慈母严父。妈妈软绵绵的,由着他性子来;爸爸不然,脾气暴躁,动辄山呼海啸,疾风暴雨。有时,还要抽出腰间的皮带抽他。但这次,尽管妈妈叹了口气,爸爸却没有暴怒,他说,挺好,活计百行,种田为要。爸爸打算成立一个土豆种植合作社,正好缺一个帮手。

莫效白回家的时节是秋天,未待春天种土豆呢,他自己就打了退堂鼓。那天,他赶着驴车去山上的梯田往回拉玉米。玉米装了一车厢,用那种由一块块木板串起来的粪帘子圈拢着,像一座移动的金山玉岭。金色的秋风在徐徐地吹,路边的杨树有一两片叶子漫不经心坠落,如同老天在向大地馈赠金箔。他轻摇着鞭子,斜坐在前车轱辘上,很惬意地欣赏田园风光。可是,两匹并列而行的毛驴突然疯跑起来。是下坡路,一车玉米颠簸着上下跳舞,不时有一德两德被甩出车外,跌落在山坡上。他呼呼地喊着,急忙刹闸。但驴车依旧疯窜。他不敢跳车,那样,很可能被飞驰的车轮所碾压!汗,涿涿流下来,湿透了衣背。终于,车被一块石头阻挡,翻了,才停下来。他滚爬到一边,傻了,翻倒的驴车距离一侧的深壑咫尺之遥!

是路边的野蜂蜇了毛驴,遭遇的不测。

他想,自己根本不是种田的料儿,说什么也不能在农村混了!

他再上铜台庙。住持说:“效白,你呀,头大脖子短,不是和尚就是老板,还是去县城创业,当老板吧。”他说:“什么呀,我是当老板的材料吗?干脆,在这里当和尚吧!当和尚也简单,就是砍柴,担水,做饭。”

三个月下来,他却赋了,说好乏味!于是对师父说:“师傅,你怎么云淡风轻的,在这里当和尚差不多五十年,难道就不心烦?”

住持说:“我开始和你一样,这山望着那山高,砍柴想着担水,担水想着做饭,做饭想着砍柴。后来,不了,心静下来,砍柴就是砍柴,担水就是担水,做饭就是做饭,结果,一身轻松!”说罢,他拎起一桶水,健步如飞,走了三百六十五级台阶,进了寺庙。

莫效白喊:“师父,我懂了!”

他再回县城,去了萌芽餐馆,对老板说:“您再给我一次机会,如果三个月下来,我仍然没有干好,我自动走人!”

三个月后,莫效白当上了厨师;三年后,莫效白开了一家自己当老板的餐馆;如今,莫效白和他的餐馆在县城的名气很响。